



七个淘气包

Seven Little Australians

[澳] 伊则尔·特纳 著



考拉丛书



1444767

七个淘气包

Seven Little Australians



[澳] 伊则尔·特纳 著

李铎群 译



淮阴师院图书馆1444767

人民文学出版社

Ethel Turner
SEVEN LITTLE AUSTRALIANS

据 Penguin Books Australia, 1994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个淘气包/(澳)特纳著;李轶群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

(考拉丛书)

ISBN 978-7-02-007530-0

I. 七… II. ①特…②李…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69767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装帧设计:何 婷
责任校对:刘光然 责任印制:张文芳
插图:徐中益

七个淘气包

[澳]伊则尔·特纳 著
李轶群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10 千字 开本 820×1230 毫米 1/32 印张 5.875 插页 2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7530-0

定价 14.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第一章	开篇	1
第二章	晚餐有鸡吃	8
第三章	好心并不一定得好报	15
第四章	将军会见士兵	30
第五章	“下个星期一的早晨”	43
第六章	十六岁的花季	50
第七章	坠入情网	59
第八章	弹弓与灾祸	71
第九章	自食其果	79
第十章	英雄之光笼罩着邦迪	84
第十一章	逃学	96
第十二章	“嗖嗖”皮鞭声	104
第十三章	不请自来	112
第十四章	牧羊主之邀	121
第十五章	三百英里的旅程	128
第十六章	雅拉罕匹尼	137
第十七章	雅拉罕匹尼的牲畜分群	145
第十八章	克拉吉-巴赫图的野餐	152



考拉丛书

第十九章 一条浅蓝色的发带	160
第二十章 小朱迪	168
第二十一章 落日时分	174
第二十二章 尾声	180



Kaolacongshu

第一章 开篇

在你正儿八经开始读这本书之前,我想先给你提个醒。

假如你以为自己要读的是一本关于模范儿童的书,或者以为这是通过写一个淘气包的故事来说明什么道德标准,那么你最好立刻把书放下,去读《桑德福与默顿的故事》,或者是类似写“好孩子”的少儿读物。这本书里的七个孩子没有一个是乖孩子。道理很简单,那就是澳大利亚的孩子们从来就没有乖过。

在英格兰、美洲、非洲和亚洲,小孩子们也许都是品学兼优的乖孩子,可是我对他们知之甚少。

但是在澳大利亚,这样的模范儿童有多少还是个未知数。我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感激之情。

也许因为我们这里阳光明媚,调皮捣蛋的东西特别容易滋长;也许因为我们这块土地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都有着年轻的心,在漫长的、充满辛酸的历史的阴影笼罩下,孩子们的灵魂还没有被摧垮,没有变得悲伤。

这里的大自然潜伏着快乐、反抗和恶作剧的火种。孩子们的心中也因此充满了火花。

通常,在他们折腾了一天之后,这火花变得暗淡,亮丽的色彩也褪成灰色。但是在比赛和上学的时候火花被激活,特定的环境决定了这火花是以恶作剧的形势变为邪火,还是激



考拉丛书

励着热血沸腾、勇敢忠诚的少年们担负起“让澳大利亚前进”的重任。

哦，闲言少叙，现在让我给你们讲讲我这七个经过精心挑选的人物吧。此刻他们正在一个毫无舒适度可言，而却无比吵闹的环境中吃“育儿茶”。如果你能够忍受震耳欲聋的吵闹声，以及绝非音乐的杯盘碗盏的碰撞声的话，我可以领你进屋，并把他们介绍给你。

所谓“育儿茶”实际上是英国人的习惯，并不是地道的澳大利亚人的规矩。喝“育儿茶”的时候，父母和孩子们之间有一种“同志式”的感情，孩子们可以不必看父母的眼色行事。即使最富有的家庭里也不会有这种情形——父母一本正经地坐在餐厅里用餐，孩子们却在另一间屋子里简单地喝上一杯茶。他们总是坐在同一张餐桌周围，小孩子也分享同样的食物，并且在谈话中堂而皇之地发表自己的看法。

但是，如果碰到一个性格古怪、容易发火儿的爸爸，再遇上七个肺活量大、舌头不知疲倦的孩子，除了把他们分开，在两个屋子里用餐，你还能有什么办法呢？

爸爸伍尔科特上尉除了实行“分餐制”之外，还在楼上的旋转门上钉了一层毛毡，但是孩子们的嬉笑声和毫无顾忌的吵闹声，还是经常可以传到楼下的餐厅里。

这是一个没有保姆看管的“托儿所”，原因恐怕正在于此。老大梅格只有十六岁，不能指望她去执行纪律。她挺邋遢，但性格很好，承担起“保姆”兼“管家”的重任。她要做的家务实在太多了，“保姆”的责任自然常被忽略。她经常是独自一人把饭菜摆好，另外那几个小女孩儿连鬼影儿也见不着，更别说



Kaolacongshu

帮她的忙了。每天早晨,她还得给最小的两个孩子穿衣服。除此而外,七个孩子便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

你或许会问:妈妈呢?

哦,她只有二十岁——还只是一个可爱的、笑口常开的大女孩儿,他们大家都很喜欢她。她也只不过比梅格略显稳重,稍像个管家而已。只有最小的孩子才是她生的,但是其余六个孩子她也同样喜欢。她对自己亲生的小宝贝的样子更像是对待一只有趣的、可爱的小猫。

实话说,在“密斯罗尔”^①——他们那幢房子一直叫这个名字,尽管我相信阳台上方写着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这个小宝贝对于每个人来说似乎都是最大的乐趣。上尉一见他就笑,把他抛到空中,再让别人迅速接住。

孩子们带着他满山遍野地玩,他跌过无数次跤。下雨天的时候,哥哥姐姐忘了给他穿大衣,大热天却给他裹得严严实实。他们还给他吃些让人看了目瞪口呆的东西。然而他却是最健康、最漂亮、最快乐的孩子。一天到晚吸吮着他那小小的、胖胖的大拇指,乐乐呵呵的。

从来也没有人管他叫过宝贝,宝贝是倒数第二个孩子专有的名字。当伍尔科特上尉双手接过那个瞪着一双眼睛看着他的小不点儿的时候,他说:“你好,是将军吗?”打那以后,“将军”就成了他的名字。不过,我知道,在洗礼仪式上,牧师的的确确管他叫过弗朗西斯·鲁珀特·伯纳德·伍尔科特。



考拉丛书

① 密斯罗尔,原文为 Misrule,“无秩序”、“混乱”之意。此处为作者对伍尔科特家的谑称。



Kaolacongshu

倒数第二个孩子——贝贝四岁，是一个柔软的、胖乎乎的小东西，长着一双笑咪咪的大眼睛，谁看了都想把她抱在怀里。她那红润的嘴唇如果没有粘着果酱的话，谁都想亲一下。

然而她有一个缺点，就是老把将军弄哭，不然的话，她也许就算得上是一个模范儿童了。好多次人们发现她挤压将军那可怜的小胸脯，想挤压出吱吱吱的响声。她甚至掐他的小胳膊，要不就揪他的小鼻子，仅仅为了听到他的尖叫声，自己从中取乐。伍尔科特上尉是这样解释贝贝这个怪毛病的：这孩子先前有一个像患了水肿病似的毛茸茸的玩具羊，贝贝得使出吃奶的力气才能挤压出微弱的咩咩声，现在好不容易有了这样一个一捏就叫的玩意儿，她想利用一下，这实在是太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邦迪六岁，他很胖，懒得出奇。他最怕人家笑话他喜欢打板球。听到撒纸屑追踪游戏^①他就头疼。至于跑腿办点事情，还不等别人把话说完，他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个子不高，和他的实际年龄很不相称。我好像从来都没见到他的脸干净过。就连到教堂做礼拜，他也是脏兮兮的。坐在他前面那排的人，因为面对牧师，看不见他那副尊容，可是他后面那排却把他洗脸留下的黑边儿看得一清二楚。

我要介绍的下一位——我是由年龄最小到年龄最大的顺序来依次介绍的——用年龄最大的男孩匹普的话说是“展品”伍尔科特。你一定见过拉斐尔·塔克画的圣诞卡上小天使们美丽的小脸吧？我想这位画家一定梦见过内尔，然后并不是

^① 撒纸屑追踪游戏，一些人假扮兔子撒纸屑，另一些人假扮猎犬追赶的游戏。

很完美地复制了出来。她十岁,长得像个仙女,金色的秀发呈美丽的波浪拳曲着垂在脸颊两边,溫柔的、淡褐色的眼睛清透明亮,红润的嘴唇宛若含苞待放的玫瑰。她一点儿也不自满,伍尔科特家很注重这方面的教育。匹普总是在这种毛病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把它毫不留情地扼杀了。但是有时候如果剩下一条漂亮的丝带,或者一块只够做一件外套的鲜艳的布料,这些东西就理所当然地归了内尔。

朱迪只比内尔大三岁,但是和内尔形成鲜明的对比。内尔总是慢慢吞吞的。她的任何一种姿态都可以成为一幅画。而朱迪,我就没见她老老实实走过路,更不用说有“可以入画”的时候了。如果她不是发疯似地跑到她想要去的地方,那也是连蹦带跳一溜小跑。她非常瘦,瘦得就好像是一个血管里流着水银而不是流着血的人。她的小脸充满热情,长着雀斑,眼睛乌黑明亮,小嘴棱角分明,表现出意志坚定的禀性。她那不很整齐、鬃毛般弯弯曲曲的黑发,就像她命运的轨迹。

毫无疑问,她是七个孩子中最糟糕的一个,也许因为她是最聪明的一个。她杰出的创造力经常使兄弟姐妹们陷入困境,然后大家“倒打一耙”,都说是她出的坏主意。她呢,总是沉着镇定地承受被大人责难的压力。她被取名为“海伦”。这个名字和“朱迪”一点边儿也不沾。不过,人的绰号有时候根本讲不出什么道理,不是吗?邦迪说,那是因为她总是蹦蹦跳跳,动来动去,就像潘趣^①大名鼎鼎的妻子。这话还真有点



考拉丛书

① 潘趣,英国木偶戏《潘趣和朱迪》中的主角,背驼,鼻长而钩,妻子朱迪时常和他吵架。



Kaolacongshu

儿道理。朱迪的另外一个绰号“费兹”^①则比较容易理解。匹普总是说他从来也没有见过像朱迪那样的女孩儿——仿佛一听可以嘶嘶作响、滚滚冒泡的姜汁饮料。

我还没有给你介绍过匹普，是吧？他有点儿像朱迪，只是长得比她漂亮，个子也高一些。他十四岁，和他那个年龄的男孩子一样，总是觉得自己了不起，对女孩子不屑一顾。

梅格是家里最大的孩子，她梳着一条长长的金色的辫子，邦迪总爱揪扯它。梅格长着一张甜甜的、爱幻想的脸，脸上的那些可爱的小雀斑总是给她带来烦恼。

家里人都认为她在写诗和故事，她甚至还保存着一本日记，但是谁也没有看过她写的东西。她把它们锁在一个放帽子的旧铁盒子里，小心谨慎地珍藏着。问起他们的父亲，孩子们都会自豪地告诉你，是个军人，总不在家。他根本就不了解孩子们，总是对他们发出的吵闹声大发雷霆，对他们要零花钱牢骚满腹。但我仍然认为他为匹普感到骄傲。有时候，如果内尔穿上漂亮衣服，他也会带着她坐上双轮马车出去玩。

伍尔科特上尉把年轻的“大女孩儿妻子”带回家时，建议将这六个孩子送到寄宿学校，但是她没听他的。

最初，他们试着在兵营里居住了一阵子。但是没过多久，军官大院里住的人们对那些不懂规矩、成天恶作剧的孩子们实在忍无可忍，于是伍尔科特上尉只好在离帕拉玛塔河不很远的地方找了一处房子。对于这次搬迁，上尉心里很不是滋味儿。

^① 费兹，啤酒、香槟发出的嘶嘶声。

孩子们对这个变化却高兴无比。因为那儿有一座很大的花园,两三座牧场,无数个玩儿“捉迷藏”的藏身之地,更重要的是有水。他们的爸爸有三匹漂亮的马,一匹在兵营,还有一匹猎马和一匹很棒的拉车的马都留在密斯罗尔,对孩子们来说这也是一种补偿。他们穿着破烂的、露胳膊肘子的衣裳和烂靴子满不在乎地到处乱跑。除了匹普在“语法学校”^①上学之外,别的孩子都由一个水平极差的家庭女教师教课。这位老师总是战战兢兢,生怕学生发现她的无知。事实上,学生们早就发现了这点。因为孩子们对这种事儿最敏感。不过,他们乐得这样,没人督促,也没人布置作业,于是大家都心照不宣,装聋作哑。



考拉丛书

① 语法学校,英国的一种学校,十六世纪以前以教拉丁文为主,后变为中学,教语言、历史、自然科学等,澳大利亚照搬了这一教育体系。

第二章 晚餐有鸡吃

“哦，一切都循规蹈矩，日子是不是太空虚？没有什么可抱怨，生活是不是太平淡？”

但愿你的耳朵还没被震聋。尽管我已经把新朋友介绍了一遍，可是茶点还没有吃完，所以我们必须在育儿室里再多呆一会儿。在我跟你聊天儿的时候，匹普一直在抱怨没有好东西吃。餐桌上确实没有什么诱人的食物。桌布看起来像是随便扔上去的，瓷盘瓷碗不是缺口就是裂缝，茶淡而无味，除了涂抹了黄油的厚厚的面包片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可吃的东西了。不过，平常吃的茶点也就是这样，所以大家对匹普的抱怨似乎都有点儿惊讶。

“爸爸和埃丝特（他们对年轻的继母总是直呼其名）吃的是烤鸡，三样蔬菜，四种布丁，”他愤怒地说。“这不公平！”

“可我们一点钟才吃过正餐，匹普，和平常一样，你那份儿还留着呢！”梅格一边说，一边把加了太多热水和糖的茶倒出来。

“不就是煮羊肉、胡萝卜和米饭布丁吗！”弟弟生气地说。“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吃烤鸡、乳蛋糕和别的什么可口的东西？”

“是呀，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贪吃的邦迪眼睛一亮，积极



Kaolacongshu

响应。

“要是我们大家都吃，那得吃多少呀！”梅格乐呵呵地切着面包说。

“我们只是孩子——瞧瞧这面包片多厚啊，还抹了这么多黄油，心存感激吧！”朱迪用好听的声音说道。

匹普把椅子从餐桌前面推开。

“我下去要点烤鸡，”他说，目光里充满了决心，“我可忘不了那香味儿，他们桌子上摆了好多——我是从门缝里看见的。”

他拿起盘子向楼下走去，不一会儿便回来了，让大家惊奇的是，他的盘子里有很大一块鸡。

“他没法儿拒绝，”匹普咯咯地笑着说。“布赖思特上校在那儿，不过看得出，他气得要命。来，费兹，给你分一半儿。”

这可是百年不遇的慷慨之举，朱迪赶紧把盘子推了过去，分到了一小块肉，也许只有五分之一，但心里还是感激不尽。

“我太爱吃鸡了，”内尔满怀渴望地说，“我真想下楼去要个鸡翅——我相信他会给我的。”

我想你一定已经注意到了，这些没礼貌的孩子，总是管他们的爸爸叫“他”。

“对，快去！”匹普说，眼睛一亮。

内尔拿起一个盘子，慢慢地走下楼梯，紧跟女佣走进餐厅，站在爸爸旁边，盘子放在身后。

“哦，可爱的小姐，不跟我握握手吗？你叫什么名字？”布赖思特上校说，还摸了摸她的小脸。

内尔抬头向上看着，目光又可爱又害羞。



考拉丛书

“埃莉诺尔·伍尔科特。不过大伙儿都叫我内尔。”她说，伸出左手，因为她的右手拿着盘子。

“内尔，怎么不懂规矩？”爸爸笑着，但飞快地瞪了她一眼，“你的右手呢？”

她把手从身后慢慢伸过来，拿着那个裂了缝的旧盘子。“我想，也许你也能给我一点鸡肉，”她说，“就要一个鸡腿或者一个鸡翅膀，一点儿鸡胸肉也行。”

上尉沉下脸。“这是什么意思？匹普刚才也来过。你们在育儿室没东西吃吗？”

“只有面包和黄油，面包片儿切得很厚。”内尔叹了口气说。

埃丝特好不容易才忍住笑。

“但是你们已经吃过饭了，你们所有的人，在一点钟的时候。”

“煮羊肉、萝卜和米饭布丁。”内尔伤心地说。

伍尔科特上尉气哼哼地撕下一条鸡腿搁到她的盘子上。

“现在赶紧走，我真不知道今天晚上你们俩中了什么邪。”

内尔走到门口又返了回来。

“哦，能给可怜的梅格捎个鸡翅膀就好了——朱迪从匹普那儿分到一点儿，可是梅格什么也没有，”她说，那副可怜巴巴的样子打动了布赖思特上校。

爸爸咬着嘴唇，可怕地沉默着，切下一个鸡翅膀放到她的盘子里。

“现在，赶紧走，不要让我再听到这种胡说八道了，亲爱的。”最后这三个字是经过一番努力才挤出来的。



Kaolacongshu



内尔端着两块鸡出现在育儿室，大家鼓掌欢呼。梅格因为自己也分了一份，非常高兴，马上给贝贝切了一块。那顿饭大家吃得非常愉快。

“邦迪哪儿去了？”内尔突然说，手里拿着一块啃得非常干净的鸡骨头。“但愿他没去要鸡，我觉得爸爸不是很高兴，尤其有那个人在场。”

可是小家伙已经去了，不一会儿就垂头丧气地回来了。

“他一点儿都不给——他让我走开。那个人就笑了。埃丝特说我们非常淘气——我只弄到一些带皮的土豆，还是从门外桌子上拿的。”

他张开两只脏手把不受欢迎的“美味”放到桌布上。

“邦迪，你真是头猪。”梅格叹了口气说，从她的书上抬起了头。她总是吃饭的时候看书，这本书讲的是几个仪态优雅、举止端庄的姑娘们的故事。

“你才是猪呢！你们都吃到了鸡肉，就我没吃到，你们这些贪吃的家伙！”邦迪愤怒地反击，大口吃着土豆。

“不对，将军也没有，”朱迪说，黑眼睛中突然闪起了恶作剧时出现的火花。

“别，朱迪！”梅格警告道。她太知道那两朵火花意味着什么了。

“哦，我不会伤害到你的，亲爱的老东西，”朱迪小姐说。她跳着舞步走过去，经过姐姐身边的时候拍了拍她漂亮的金发。“只让将军出场，开开心。”

将军一直坐在一张高脚椅上，手里拿着一个勺子敲着桌子，时不时吃点白砂糖。朱迪把他抱了起来。



Kaolacongshu